

战歌嘹亮

■焦凡洪

记忆 怀念,传递精神能量

91岁的老战士杨振国最爱唱的军歌之一是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》。令他自豪的是在1951年10月,在朝鲜停战谈判的板门店地区,他曾带领战友高唱过这首歌。他们唱得雄赳赳、气昂昂,唱得扬眉吐气……

—

战火纷飞,战歌激昂。1951年,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工兵第二十二团二营教导员的杨振国,突然接到团长何立斌的电话,让他和营长王庆文立刻到团部受领任务。

“看来我们又有硬仗打了!”营长兴奋地说。

“是啊,咱们工兵就是逢山开路、遇水架桥,专啃战场硬骨头!”杨振国也非常振奋。他们赶到团部后,团长告诉他们:“敌人在战场上打不赢,提出停战谈判,地点选在板门店地区。为准备谈判工作,双方军事谈判代表团商定,在板门店地区修筑一条宽10米、长5公里的砂石路,我军和美军各承担2.5公里。志愿军总部将修路任务赋予我团。团里决定由你们二营五连来完成,时间20天。”

政委郭军接着说:“这段路意义重大,这是一条通向和平的路。我们中国军人是热爱和平的,不过走向和平之路可不平坦!5公里路两军各修一半,这又是一次战斗意志和作风的较量!美军修路有先进的工程机械,而我们只有简陋的工具。我们既要争速度,更要保质量,用我们手中的锹和镐打败美军的机械化!”

经过动员部署后,杨振国率五连官兵于10月3日晚由驻地向任务区进发,次日凌晨到达目的地。杨振国带连长、指导员随我军事谈判代表团一位参谋到施工现场勘察。

这时天已大亮,只见计划筑路的场地凹凸不平,杂草灌木丛生,到处是炸弹坑和残留的弹片。场地上空高悬着一个红色气球,表明这里是“中立区”,地上有一条石灰线,是两军施工任务的分界线。

远处可见一片废墟,一阵阵枪炮声不断传来。杨振国对连长、指导员说:“上午拿出施工方案,下午全体官兵进场作业!我们要始终绷紧一根弦: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!”

二

中午过后,杨振国带领五连官兵身着绿色作训服、脖系白毛巾,肩扛圆锹、十字镐,迈着整齐步伐、唱着嘹亮军歌,进入施工现场。

施工的美军也进场了,也是100多人的兵力。他们在任务区一侧搭起一溜帐篷,前面耀武扬威地摆着推土机、压路

机等大型机械。

走在队伍前的杨振国一看到这些美军,心中便升起满腔怒火。他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整一年了,有战斗胜利的喜悦,也有失去战友的悲伤。让他最不能忘怀的是,8月的一天上午,团组织两个营兵力在清川江上架桥,突然三批敌机飞来,轮番对我架桥官兵进行凶猛的低空轰炸,官兵伤亡50多人,杨振国也差点献出生命。桥在战火中架通了,可官兵的鲜血也染红了江水……想到这些,杨振国恨不得冲上前挥起铁锹,向敌人头上砍去!但上级有明确的纪律:“施工不越界,与美军不接触。”杨振国平静下来,这里不是摆戈的战场,应该是把对敌人的仇恨化作高标准施工的动力。

五连官兵把杂草铲除,将树根挖掉,把一个个炮弹坑用石块填平夯实。经过一天半的工作,场地被整理得平平整整。美军也开始作业,靠的是机械,推土机被开得隆隆作响。

这是另一个阵地的博弈!

第三天,我施工部队开始修筑路基,路基要求高度30厘米。在这一环节,五连采取分段推进、分层上土、统一轧实的方法。三个排各负责一段路基,每层上土10厘米,统一用筑头夯实。由此,班与班、排与排之间展开了劳动竞赛。官兵挑着土篮子在两侧高坡上取土,运到路基上,来回都是一溜小跑。工地上锹镐飞舞、人流穿梭,一片热腾腾景象。杨振国和连长、指导员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,还兼质量监督员。

最壮观的场面是将新铺的虚土夯实,一溜摆开10个筑头,每个筑头4人,他们将把这些“铁墩子”高高提起,用力砸下。这些同志大都在农村打过夯,来朝鲜战场后又多次抢修道路,干这活是行家里手。他们喊着口令、唱着号子:“一二、一二”“同志们呀,加油干呀”“修好路呀,流大汗呀”……高亢的号子声和有力的筑头落地声汇成壮美的旋律。在这雄浑的劳动乐章里,官兵把大滴汗水洒进泥土。

晚上收工,各班排在驻地召开民主生活会,小结一天的工作。官兵白天熬了一肚子的话,这时点燃了导火索:“我一看那帮美国鬼子气就不打一处来,你瞧他们趾高气扬的样子,但经过这几天较量,瘪茄子了吧?”“我们连美军轰炸机都不怕,还怕推土机?”“我们要长志气、不泄气、一鼓作气修好路,打败美帝野心狼”……连长和指导员深入班排听取意见,指出施工中需要改进的地方,特别交待炊事班,官兵体力消耗大,要尽量调剂好伙食。

杨振国看到官兵在工地上干劲高涨,收工后情绪高昂,非常欣慰。他对连长、指导员说:“我们仇视敌人,但不蔑视机械,机械作业效率还是高的。不久的将来,我们中国工兵也会有先进装备。装备重要,但人的精神更重要。要进一步抓好施工作业中的良好作风养成,我们既要做强威武之师,也要做文明之师!”

一层一层铺土,一遍一遍夯实,参加筑路的指战员两天磨烂一副手套,每件作训服都“伤痕累累”。镐把、锹把上涂

的黄漆,也被官兵磨白了……

三

在远方传来的隆隆炮声中,每天早晨7点,杨振国带着五连官兵准时进入工地,而对方的机械和人员还在睡大觉。我方从营教导员到排长都甩开膀子加油干,与战士一起流大汗;而在另一边,因为依赖机械,士兵上工地的很少,更难见到军官的影子。

午饭,我军官兵是送到工地吃的。餐后,大家把场地收拾得干干净净;而分界线那边,罐头盒子、啤酒瓶子扔得到处都是。

因是“中立区”,施工现场经常出现成群的西方媒体记者。他们拿着“长枪短炮”围着美军机械又拍又照,可能后来感到确实也没啥值得炫耀的“新闻”,纷纷把镜头对准了中国人民志愿军……

我手指战员休息时,便围坐在一起唱歌、讲故事。一天下午,官兵看到我方工程进展又快又好,对方被落下一大截子,那歌声唱得更加响亮。在美方工地上的十多位记者端着照相机、扛着摄影机一通拍摄,旁边还有七八个美军士兵站在外围观看。

杨振国和五连官兵充满自信地继续唱歌,他们咏唱《我是一个兵》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。这时,连队文化教员李哈出场了。李哈是集团有名的文化工作骨干,他蛮有指挥范儿地抬起双手,说:“让我们唱响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》!”

“雄赳赳、气昂昂,跨过鸭绿江……”这是官兵无数次唱过的歌曲,今天唱起来更加亲切和骄傲。第一遍是齐唱,随着李哈一个手势变成了三部轮唱:“保和平,卫祖国,就是保家乡……”李哈的指挥动作铿锵有力,官兵唱得热血沸腾,强劲的旋律如疾风浩荡、海浪奔涌……

或许是被中国军人的勇猛精神和创造的劳动成果所折服,或许是被歌曲演奏的气势所感染,记者们手舞足蹈地欢呼起来,连那些美国士兵也竖起大拇指。

工程进入收尾阶段,二排李排在取土现场发现一片风化石。他组织战士把石头砸碎试着铺了一段路面,效果很好。全连推广二排的做法,做到路面既结实又美观。为提高质量,官兵又在两侧修好了排水沟。

10月19日,我军负责修筑的路段胜利竣工,比上级规定时间提前5天,受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通令嘉奖。而分界线那边,还有三分之一的任务没有完成……

我军事谈判代表团领导到现场检查验收,带车进行了试运行,称赞官兵说:“这段路修得非常好,你们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增光了!”

杨振国望着脚下新开辟的路,耳畔响彻的依然是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》。我军事谈判代表团很快将从这条宽阔的路上奔向谈判桌,与敌人进行新的交锋……

感念 升华,情感的诗与远方

1986年冬天,辽南连续落下几场大雪。在雪山环抱的小山村,我穿上肥大的绿军装,怀着对外面世界的渴望,应征入伍。

我们在吉林市火车站下了火车,又换乘汽车,终于在深夜到达炮兵教导团驻扎的村庄。连队营房是一排瓦房,每班10个新兵,分住上下铺。开训不久,就赶上过春节。大年三十那天下午,连队炊事班拌好饺子馅,连同面粉下发各班。一大盆饺子馅和一大盆面粉,都是我和另一个新兵抬到班里的。班长问:“谁在家包过饺子?”我们都摇头。

“大家听我讲,咱班是全连第一班,是站排头的班。这次包饺子也不例外,一班必须站排头。”看着班长的拳头有力地挥舞了一下,我们心里却没底,不知道包饺子怎么才能站排头。这时,班长挽起袖子,开始了他领导全班站排头的“三部曲”。

班长先是传授技艺,在我们中培养能手。包饺子嘛,就是拌馅、和面、擀面皮……班长略显白净的面庞,严肃得好像马上准备打仗。

“和面是技术活,热水和面,面会烫死;冷水和面,面皮发硬;温水和面,煮出的饺子软润可口。水温以不烫手为宜。往面盆里倒温水,边倒边用筷子搅



1

温都尔毛道雷达站,是我采访过的偏远而艰苦的基层部队之一。温都尔毛道在蒙语里的意思是,“高高的树”。

我们到温都尔毛道第二天,正赶上几位新排长要到雷达站旁的老榆树前接受传统教育。在温都尔毛道雷达站,每年新兵入伍、新排长报到和老兵离队,都要到这棵老榆树前报到或告别。

雷达站一级军士长何永宇,今年47岁,在温都尔毛道已经工作近20年,对戈壁滩上的一切都如数家珍。在荒凉的戈壁滩上,这棵需4个人才能环抱的老榆树,在官兵心中有着特殊的分量。

二级军士长张建才至今还记得新兵下连时的难忘经历。那年,他与战友们从银川出发进入沙漠戈壁之后,就被无尽的搓板路颠簸得吐了好几次,也不知过了多久,才抵达雷达站。作为一个从南方入伍的新兵,张建才第一次感受到什么是与世隔绝。一天晚上,他终于忍不住委屈地哭了。连张建才自己都没想到,后来,他竟像那棵老榆树一样,从此把根深深扎在了这里。

在交通和通信如此发达的今天,雷达站采购生活物资仍然需要前往数百公里外的城市。自然而然,官兵也无法享受网购等现代生活的便利。即便在这里生活多年的老兵何永宇,有时候也会产生看一看外面世界的冲动。一个周末,他请了假想到外面走走,想翻过雷达站后面那座最高的山丘,眺望一下远方的城市、村庄。当他翻过最高的那个山顶时,才发现自己的愿望落空了。眼前除了山丘,看不到别的。

2

无论在哪里,爱情都是极易引起共鸣的话题,温都尔毛道也不例外。

官兵虽与另一半相隔千里,但距离并不能阻止爱情的种子在戈壁滩上生根发芽。采访过程中,官兵讲述自己的爱情故事,眼里都会闪烁出温柔的光。

一级军士长何永宇记得那年冬天,谈了半年多的女朋友突然提出要来看看他。想到路途遥远、通信极为不便,何永宇高兴之余,心里十分忐忑。女朋友下了火车,先后搭乘牧民的汽车和马车,历经千辛万苦来到雷达站时,一直不敢置信的何永宇才慌里慌张地冲到营门外迎接。当看到一个在寒风中瑟瑟发抖、肩上扛着两袋苹果准备送给官兵作见面礼的姑娘时,那一刻,他在心里认定,这辈子就是她了……

在荒漠戈壁之上,有的爱情圆满,有的自然也会留下遗憾。从空军预警学院毕业的新排长冯安科的爱情,就在来这里报到之后戛然而止。

戈壁有棵『高高的树』

■李波

提到分手的女朋友,冯安科显得有些失落。是啊,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,谁不渴望一份美好的爱情,谁不希望在这遥远的他乡有份牵挂呢?很快,他又充满自信地说,自己一定会收获一份理想的爱情。我也附和着说,拍摄新闻时,我们多给他点画面,等电视播出后,说不定真有姑娘会写来情书呢!

上士李明辉说自己的女朋友在西安,上大学四年级。我们几个记者忍不住询问李明辉,靠什么吸引了西安的姑娘?他认真地想了想说,应该是军人那种踏实和质朴吧。

在夜晚昏黄的灯光下,我从李明辉脸上看到一种幸福。我们都向他祝福,祝他们的爱情能够开出美丽的花。

3

戈壁上,绿色是极为稀缺的颜色。围绕营区的胡杨、沙枣和白杨,是在一代代官兵的辛勤呵护下才得以扎根戈壁,在恶劣的环境中繁衍生长。它们也见证了一代代官兵的坚守与奉献。

采访第三天,我们遇到从外地集训归来的一级军士长鲁正平。吃过午饭,官兵陆续回宿舍休息,鲁正平却拿来水桶,给营区门口的树木浇水。鲁正平说,温都尔毛道干旱少雨,种活一棵树不容易,营区周围200多棵树木,都是经过反反复复补种才存活下来,每一棵树都有自己的故事。许多退伍老兵,在给鲁正平打电

话时都要问自己当年种下的树是否还活着。

午后的阳光中,几片小小的菜地也绿得耀眼。上士褚晓晓说,在戈壁滩上种菜很不容易,沙地里种不活庄稼,菜地土都是一代代官兵从外面背回来的,掺入从牧民家买来的羊粪,才有了现在这一点点土壤。戈壁滩上多风沙,特别是每年春季,风沙肆意横行。每经过一场沙尘暴,蔬菜的幼苗就会死伤过半,官兵只能反复补种。褚晓晓说,种的菜虽不能满足官兵的伙食需要,但有了绿色,营区就多一分生机与活力。

这几年,在各级组织的关心下,这里的生活已经有了很大改善,官兵住上了具有防辐射功能的营房,喝上了放心水,伙食保障也有了很大提高。

在温都尔毛道这片荒凉的戈壁之上,天空并不平静。官兵的战备执勤任务十分繁重。傍晚时分,刚吃过晚饭的我们就赶上一次突如其来的空情。短促的铃声划破戈壁滩的宁静,官兵迅速赶赴战位,我们也跟随官兵脚步冲上一级级台阶。

二级军士长马金会说,温都尔毛道看起来很荒凉,但空情并不少,官兵必须时刻保持警惕。

“开机一分钟,战斗六十秒。”在温都尔毛道,官兵在年复一年、日复一日的战备执勤中,如同大树一样扎根戈壁、顶天立地,用燃烧的青春和执著的信仰,温暖着荒漠,守护着祖国的大门。“扎根边疆以戈壁为家,献身使命与雷达做伴”,是雷达站官兵写下的豪迈誓言,更是实实在在的行动。

教导员刘宏磊这些天一直担负作战值班任务,我们几乎见不到他的人影。再见面的时候,看到他眼里布满血丝。他说,以前总说在偏远艰苦地区躺着也是奉献,但官兵更知道,“躺平”绝不是他们的性格,只有比以前做得更好,才是最好的坚守与传承。他们已连续3年取得旅军事技能比武第一名。

汽车启动,我们和官兵挥手告别,温都尔毛道越来越远,慢慢消失在茫茫戈壁之中。我默默注视着那个像绿点一样的雷达站,心中已经在期待下一次的采访。我知道,不管什么时候回来,雷达站官兵燃烧青春、诠释忠诚、把对祖国的爱化作默默坚守的本色永远不会改变。他们身处戈壁,已像那棵“高高的树”一样深深扎下了自己的根须,用忠诚和信仰把这片荒凉之地绵延成了精神的绿洲。



长征

第5311期

们都向班长投去崇敬的目光。

班长笑着说:“在部队,包饺子比赛也是打仗。”

连长笑眯眯地离开一班,巡视其他班去了。一班的饺子一排排诞生在面板上,两个盖帘摆满了。我问班长怎么办?班长扫视四周,目光锁定在门口:“把门卸下来。”我和另一个新兵冲上去,两下就把门卸下来了,一个新兵立即把自己崭新的白床单铺上门板……

包完饺子,我们满脸都是自信,兴高采烈地把饺子抬到饭堂,放在一班饭桌上。其他班也陆续地抬来本班的饺子。整个饭堂的餐桌上,白胖胖的饺子都摆放整齐,像一队队等待检阅的方阵。

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桌,我们慢慢品味着自己的劳动果实,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喜悦。其间,连长还进行了讲评:“过年包饺子,各班都有招法,比出了大局观念,比出了水平,比出了谋略,也比出了组织力和执行力。这方面,一班更胜一筹。”班长把这次活动当作一场战斗来打,组织严密、指挥得当、战略灵活,把包饺子活动组织成技术传授、军事训练演示、思想政治工作展示……”说到这里,连长扫视全场,动情地说:“一班就是第一班,就是要站在全连排头。”

“哗”,饭堂里响起一片掌声。我们班新兵的笑容尤其灿烂。窗外不知什么时候飘起了雪花,仿佛也在为我们助兴。那年除夕夜,我们都兴奋得忘了想家。



岁月静好
中国画

夏德辉作